墙上的乌普曼雪茄

郜峭峰

不少人第一回抽烟,就尝试用鼻管倒吸从唇间喷出的烟雾,很有姿态感。上世纪70年代初,十几岁的白先生,也是这么干的。不过,他头回吸烟就遭告发,谁举报的,至他年近七旬,仍无线索。

那天中午,他把一盒扁壳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拆开,手势很社会地分发给三位同学。那位划亮火柴给大家点烟的同学,手抖得厉害,像在捏草逗引蟋蟀开牙。四人吸了平生第一口烟,都用力过猛,又慌忙要见自己吐烟的样子,在衣橱的镜子前挤成一堆。白先生表演似的将烟雾吸进鼻腔,呛出了泪花。

被班主任长时间撂在五年级办公室的角落里,透过贴着米字防空纸条的窗玻璃,白先生看见天黑了。附近居民煸炒青菜的油香飘来,他肚子里有叽咕两声。老师终于来了,白先生立誓不再碰香烟。

他在回家的路上想,这辈子大概忘不了阿尔巴尼亚了,才吸两口阿烟,悔改这个词就和自己沾边了。

直到很多年后,入住远离家庭的大学宿舍,白先生的裤袋里开始有一包劳动或飞马。总是很快抽光,就把裤袋兜底拉出,掸掉缝隙里的烟丝。1982年从戏剧学院舞美专业毕业,他的先锋油画,已小有名气。后又出国,在海外被归类为少数族裔艺术家,自生自灭。隔三差五会套上蓝卡其田鸡裤,为客户粉刷各类墙体。

白先生居住悉尼,还在上海时,辅导过法语专业一位温州女生素描。今天,温州女生从巴黎来到他身边,带来了哈瓦那产的乌普曼雪茄。旅程累,洗完澡,电吹风还在手上响,她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白先生蹲下,脸对脸看。温州女生的皮肤依旧细腻,眼眶下那几粒雀斑还在,鼻梁很精致很挺拔很自信很贵气。远处有三两声犬吠,提示夜凉。他拢了含笑的脸部肌肉。他移居已一年,干过不少计件的活后,似比以往更易肉痛花钱。眼下正好是对开支最忧心的时段。刚缴付了一大笔租用独栋住宅的押金和租金。选住独栋,一为新婚,二可以把双位车库用作画室。他的车仍泊在暴晒之下,好在是辆破旧的小排量车。买下那只圣罗兰小包的钱,可以买下一点五部这样的旧车。

圣罗兰的话题打住了。

第二天,白先生一声不响开始戒烟,这挤不出几个铜板,或许他要以此惩戒自己敛财上的无能,并求得宽待。同一天,白夫人中午出去,下午就在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的一家珠宝门店找到了工作。她愉快地说了这个好消息,但在进家门前,她对着小小的化妆镜,练了两次嘴角上扬的假笑。那家圣罗兰品牌旗舰店,就在她受雇的珠宝店边上。

一晃,白先生戒烟已有五年。

两人都是极努力的人,白家的经济状况已优于悉尼一般家庭。妻子跃升珠宝企业的高管,先生大尺寸画作的订单交货期,已排到两年之后。但是,令人沮丧的状况出现了,两人间的不和睦,和那些离异的同胞类似,琐琐碎碎。都曾试图挽救爱意渐失的局面,最后还是决定分手。在她去北京出任某珠宝机构中国区总监之前,他俩把手续办了。这一刻,他们居然发觉,彼此欣赏的眼光多少又回来了一些。

递交完离婚申请,回到自家后院,两人合作用割草机剪了一遍草。男人在前面推着机器,女人在后面把割下的碎草装袋,十分默契,这是经多年养成的。完毕,青草被割断后汁液的馨香四溢。在一顶户外遮阳伞的阴影里,他俩坐在白色的生铁靠椅上,默默看着亲手打造的这个家园。那年油漆时,她硬是要参与,四把铁椅,每人漆了两把。现在,同款的白色生铁桌面上并无饮料,只有一对甲壳虫在缓缓爬动。十多分钟,无人说话,听得见蜜蜂翅膀发出的声音。女人伸手摘了几朵粉色夹竹桃,向男人扔去,落在他脑袋上,媒婆似的,他并不理会。她笑了一下,也不是透透的笑。

离婚判定书需审核个把月,未到,她先离开了悉尼。分手前同住的这套房子很快有了买家,搬家时,移民局受理了白夫人以婚姻理由申请居留。面试那天,年轻的女移民官,上下打量了这对富有艺术气质的亚裔新人,好感明显,仅要求他俩补交两封往来巴黎和悉尼之间的书信。

走出移民局,两人搂抱着坐在情人港的户外椅上。夫人对先生说,她来悉尼的第二天,在全球知名的奢侈品卖场维多利亚女王大厦的橱窗里,迷上一款圣罗兰的翠绿色圆形小包。如果做白夫人是第一梦想,拥有那只圣罗兰小包就是她的第四梦想。先生问,为啥跳了两格?夫人说,把买奢侈品放在第二第三,总觉得有点败家,应有更靠谱的内容放在那里。另外,今天不该有种庆贺的方式吗?

海风拂面,白先生收

可不可逆

宋 利

近一年,突然发现有眼袋了。不对呀,祖上没有这个基因。我退休了,不再伏案工作了,也没有这个土壤。可能,人老了,有眼袋是正常的。我咨询过医生,如何去除眼袋?回答是:你这样的年龄,只有手术。一般来讲,老年人眼袋是不可逆转的。手术?都退休了,没有必要。

今年暑期,回东北老家避暑。不巧电视机坏了,我懒得更新,翻箱倒柜找出一个闲置的半导体收音机。装上电池,收音机好用,能收听到当地七八个调频广播。有交通台、文艺台、市民与社会等,有一个电台定期播放单田芳评书《三国演义》,还有一个定时转播当地新闻和新闻联播,内容丰富多样,一下子回到了儿时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的时代。第一次看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学时代,现在故事和人物大多模模糊糊了,正好借听评书之机复习复习。

没有了电视机,不再追电视剧了,早睡早起。早上,在林荫下跑步,呼吸着清新、芳香的空气,天然氧吧;然后,边听收音机边做几道美味佳肴;偶尔,会友、骑自行车去郊区旅行。两个多月过去了,眼袋竟消失了大半。可逆了。

看来,万事都不是绝对的,理论上的"绝对",实际也未必绝对,在一定条件下,也可以转变。

八十而已

童自荣

5月那回住院做广泛检查。早上照例主治大夫等一行人来查房。不知为什么,他们议论起我,并非关注我的病情,而是些不搭界的话题。就听那一头领头的那个快人快语的女大夫扬言:像童老师这种人还会不是富豪!尾随在最后的那个年轻大夫还特意转过身来,冲着我像敲钉子一般问:"你是为钱吗?"(他是指我如此热衷参与社会活动)我哭笑不得,但也不想声辩,只是在心里说:你们这样想都大错特错了。这一幕过去,我心平气和地躺在病床上,眼望着天花板,把这几年的日子又过了一遍。当然不由自主地首先会想起上译厂,想起那些人、那些事。

若说我们上译厂的人个个都是拼命三郎,倒一点也不错。我还要补充一条:不仅退休前拼命,退休之后依然拼命。小车不倒,尽管推,推到起不来为止。原因何在?首先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活生生的榜样、导师,这就是我们的掌门人、艺术总把关、恩师陈叙一先生。他的境界和勇气深深地熏陶着我们,吸引着我们,德艺双馨成了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。我在退休之后,我太太大大松了口气,以为此后便要把主要精力顾到家里了。可惜,我让她大为失望。养成习惯了,也是没辙。工作还有些成果,我不仅自我安慰,也以此"搪塞"我的太太。我不知年轻人能否理解我们,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因困惑而去跟从那些"精致的利己主义者"。

艺术能起深刻的感化作用,感动人心,触及灵魂,促使你发生变化,向善、向好、向崇高。作为一个干艺术工作的人,实在是非常幸运与快乐的。我平时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,都是围着艺术的殿堂在转,比方,让"佐罗"说上海闲话,就是我脑子里最近活跃的一个热点。

话说退休之前,厂里曾来过一个片子,是将来面向东南亚发行的,居然要求对白全部须用上海话配。我们这些上海籍的男女同行分外亢奋,纷纷卷起袖子准备大显一下身手。无奈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只给了几个龙套、群众角色,这件事一直令我遗憾。退休之后也再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。后来倒是别的一个机会被我主动逮着了。那一年,要隆重纪念沪剧界的杰出艺术家袁滨忠,而他是我这个老戏迷的最大偶像。我写过好几篇文章表达我的敬意,这些文字,也获得我太太全力支持。感谢电台里志同道合的朋友邀我做节目,于是就有了和一位女主持一起完成的"袁滨忠的故事"。我从头至尾都用上海闲话来说,可说是一次全新的尝试(说起来有意思,三十年配音生涯,我在厂里没有说过一句上海话)。有个熟悉的朋友偶然听到了,表示很受感动。这让我大受鼓舞,从那以后就存下了用上海闲话为大家讲故事的念头。而且有点信心:听"佐罗"说上海闲话,除了满足好奇心,也会有更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吧!

确实,我还在做着许多梦,但这些东一个西一个冒出来的创意,不会只是遥不可及的梦,我相信,靠努力是可以变成现实的,不是吗?小的,比方,通过沪语演播《雷雨》片断中的周冲一角而向袁滨忠老师致敬,当然,只是对白部分,所有的唱,一律借用袁老师1959年的大汇演录音;大的,比方,抓紧成立起上海朗诵艺术团,这也是孙道临老师生前的遗愿……

我真是很幸运,因我的理念、我的心态,包括我的"盲目乐观",导致我这些年活着,大体上总算还不错。感谢我100岁的老母亲不可忘却的关照,她老人家至今仍在顽强地和死神搏斗。明年初,我将正式踏入80岁的门槛。好玩,八十了,八十而已。

奔向赛里木 方忠麟 摄

看书见娃

纪忠鑫

最近,阅读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,竟然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吸引了:书中凡是涉及钱瑗小时候的成长经历,我一一详细阅读,对应考证,心随娃娃一起走。小钱瑗在国外交给别人看护甚至过夜时,想着钱先生和杨先生胆子怎么这样大?幸亏没有事。后来出疹子、得痢疾,送来的白沙枇杷也不能吃,钱瑗挂着惹人怜的一滴小眼泪。唉,孩子生病,其实大人更受罪。等等。

《我们仨》算是案头书,之前看过不下于三遍,但是这些细节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。如今这些小故事像沙滩中的金子一样闪闪发光,吸引我的目光,产生联想。如果没有孩子,可能再看十遍,也不会注意到吧。

现在,翻看任何一本书、一本杂志、一份报纸,有关孩子的文字总会夺取我的目光。家中有娃,书里也都是娃。汪曾祺先生描写水果店时有过一段话:"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,走进过很多水果店,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……那年我正在恋爱,初恋。"若干年后,我可能也会感慨:那年,把《我们仨》都看成婴幼儿育儿书籍,为书中的孩子担心和喜悦,因为我的孩子正好和当时的钱瑗一般大。

近 路

赵宽宏

脚喜欢近路。抄近路走小路,两点一线,可以节约时间节省体力,更快地到达终点。在没有近路时,人们还会创造近路去走近路,典型的例子,愚公移山。把山移开,路就直了,自然距离也就近了。

也有相反的例子。大平原上,一望无际,平坦得叫人热血沸腾。但高速公路的设计者诡得很,就喜欢把路设计得有些弯又有些坡的。为什么?让开车的不发困,集中注意力。

抄近路也有风险。近路往往不好走,崎岖坎坷,高低不平,路窄泥泞,甚至有藤蔓绊脚。因此,走近路需要智识和胆识。

抄不抄近路,如何选择,你得想好了。

七夕会

乳腐滋味长

钟 穗

印象中,早年一到秋风渐寒的时节,外婆就要张罗着做乳腐了。

豆腐是早就备下的,用的是那种老豆腐。嫩豆腐含水量高,做出的乳腐较难成型。先将豆腐隔着纱布压干,待不再渗水时,切成寸方小块,放到锅里烫一下。捞起后一块一块隔开空隙,码放到垫有稻草的笆箩中,往豆腐上薄薄地盖一层稻草,复铺以豆腐,依次进行。最后,于最上层盖好稻草,将笆箩移至屋内背阴处,静待它们发酵。在秋天的气温下,通常一星期后,豆腐便会长出白毛。儿时的我对这些茸茸的物事很是发憷。直到读书后才知道,此乃豆腐发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菌,不仅无害,还是乳腐美味的关键所在。

长出白毛后,外婆小心将豆腐铲起,放到粗盐里滚一滚,再用筷子轻轻拨动,装到荸荠色的老坛中,再倒上些调过味的料酒,加盖密封。接下来,就是再次耐心地等待。于某个清晨,终于启封。揭盖的瞬间,那股扑面而来的乳腐特有醇香,弥漫整个屋子。外婆取出两块放在小碟里,用筷头蘸上少许探向我的舌尖。一股松软细腻、带着咸香的滋味随即盈满口腔。比起咸菜等涩口难咽的腌货来,这湿湿糯糯的乳腐,显然更能重塑生活的面容。

除了自制的白乳腐,家乡还常见一种在发酵时加入了红曲素、成品呈梅红色的红乳腐,也叫红方。较之白乳腐,其质地虽偏硬,口感却更细腻,且有着突出酒香和柔和甜味,因此,也更合我的口味。只是这红乳腐,须得到酱园买。

当时离我家不远的一条弄堂里有爿酱园。平时路过,酱园门前屋后堆着的那些大缸,总能将一种既新鲜又腐败、忽香忽臭的气息,暗暗袭来。我每次被外婆指派到酱园去买散装红乳腐,都是先将随带的碗递给店家,而后看他慢慢移开坛盖,用一个竹夹小心探入坛内,将里面一块块呈放射状、平齐排放的红乳腐轻巧夹出,再稳稳当当地放到碗内。末了,还不忘用一调羹,从坛里舀一点卤汁,匀匀地淋在乳腐面上。

与白乳腐拿来即食不同,吃红乳腐前,有一道DIY的程序,那就是加一点白糖以增其鲜,淋少许麻油以添其香。每当看到一块块披着过年般喜庆外衣、静静躺在碟中的红乳腐时,我的筷子总是第一个伸将过去,配着半化的白糖屑夹取小小一角,再蘸一点卤汁,小心放到米粥或泡饭里。吃前,先欣赏一下那宛如初绽玫瑰般的绮丽色泽,之后再用筷头刮下一小层送进嘴里细抿。舌尖感受到绵软香浓的同时,一股咸中带甜的滋味逐渐在味蕾上洇化弥散开来。一锅又稠又烫的米粥,配一方嫣红浓郁、香糯软滑的红乳腐,味蕾游弋间,脑海中浮起那焕发着温情的生活底色。

美食